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一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五

高閭 明根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闞駰

劉延明即魏書劉昞　趙柔

索敞　宋繇曾孫游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稍遷太子少傅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

魏書刑罰志曰恭宗監國雅上表曰臣按漢武時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謫徙之十載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事也帝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欣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則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而未行

愚按文成後用源賀言遂行之矣然無知雅先言者

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寬柔不以為恨允將婚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忽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父幼北燕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其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

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玖為廬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祚為都曹主事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

册府元龜曰孝文嘗集羣官謂之曰近論朝日夕月

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
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即
禮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嘗謂此事以爲朝日
以朔夕月以朏二者孰是明根曰宜從朏月

歴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

魏書曰詔以與蕭賾絶使多年今宜通否明根曰中
絶行人是朝廷所爲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
直在於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從之

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

魏書曰高祖引明根入見謂之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便稱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耆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但季俗淩遲斯道弗繼卿居今行古獨秉沖操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光我朝化退可榮慰私門明根曰臣鍾鳴漏盡待盡私庭下奉先帝此陛下大恩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禄供食之味大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大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賵甚厚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謚曰靖明根歷官内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華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字伯始孝文賜名博綜經史延興初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禄養出為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

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
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
儒者動存名教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
宣武之舅百寮懾憚謂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以孝文
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在朐
山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為利
魏書曰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
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殊甚

假令必得朐山徒勞交爭終恐難守

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帝將從之尋昶敗還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為不宜勞師爭海島地

魏書載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常但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郁州又在海中所謂石田無兩且六里於賊逼要去此閒遠以閒遠之兵攻逼要之衆不可敵

也新附之民服化猶近宜安不宜勞勞則怨生怨生
則思叛宜損兹小利不使大損
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
魏書載肇諫曰方今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
百姓空虛宜在安静不宜勞役且蜀地險隘鎮戍晏
然更無異趣豈得承浮説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
何及願俟後圖
又不納孝明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

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集公卿會議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卷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

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其執意如此及孝明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顯有才學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孝明以肇昔辭文安封復欲封祥祥守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父洪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剌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越徐州以功爵安樂侯獻文即位從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

魏書載閤頌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
垂祐仰祭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
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曁三季下陵
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
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恵鑒内悟遺此
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
紹煥比誦熈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

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
流液黃龍蜿蜿遊麟奕奕冲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
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
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
淳澤被服冠帶欽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

徽烈被之管絃

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承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讚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

册府元龜載閭四疑曰淮北城五處皆須攻擊然攻守勢懸未見其利疑一縱使歸心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曰空爭疑二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

軍聚費疑三天下開泰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四
請將速遂旃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
難遣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
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
魏書載閭對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讒殺
晁錯是其佞帝曰朕所問未然之前卿所對已然之
後

問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異名忠佞異名同理求之於同則得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皦然易明哉或託佞成忠或假忠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

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以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不長兵衆不足乃防狄要理宜然也今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鹵雖暫勞乃永逸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

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

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利一北部放收無抄掠之患利二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利三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利四歲常遊運永得不遺利五

魏書又載閭表末云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閫外之

事有利輒決敵其小利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然後忠臣盡心征將竭力雖三敗而愈榮雖三背而彌寵

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

魏書曰高祖引見羣臣議伐柔然左僕射穆亮曰蠕蠕頻肆寇擾為惡不悛宜興兵誅之挫其醜勢閭曰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有未賓之虜故屢行征伐朕承太

平之基何為屢動兵革夫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便

可停也

又詔問為書問柔然時柔然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

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

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素和親其子

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

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

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枉刑令書可明年提忠於彼國使而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臣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顧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

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立會執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曰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綜

魏書曰閭以春夏少雨令各上書極陳損益乃言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同心宜寛其往來

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

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恣其東西隨豐逐食又聞
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
違犯宜申飭外牧寬其使役急其禁令又一夫幽枉
王道為虧可集京師見囚於都曹重加究察輕者決
遣重者定狀又請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皆敕有
司施行
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除鎮南將軍相州
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

魏書律歴志載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四者何先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樂者律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事以粗舉但年垂七十恐一朝先犬馬使律法長絕太樂祭酒公孫崇聰敏精勤頗長推考故臣舉以教樂今依臣前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三卷器數以備可謂世不乏賢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

識粗解音律亦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詔許之

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

愚按孝文遷洛後遂以浸弱惜閭所言十損史不全録若遷鄴一議雖格至東魏孝靜遷鄴方驗李冏請遷長安高閭請遷鄴雖不行於孝文時而它日西東二魏卒分行其言亦一奇也

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親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

魏書曰高祖攻鍾離未克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言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太武皇后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弗克班師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

可守小故也夫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壽陽盱眙淮陰乃淮南根本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旣逼敵大鎮兼隔深淮之險少置兵則不足自固多置兵則粮運難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夫城舟船素蓄若敵因先積之資拒我始行之路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

通江表西有盱眙壽陽之鎮若必留戍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思叛猶多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太武成規班師還京營皇居於伊洛蓄力待釁待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駕還幸右濟闊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閭白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天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剏願陛下從容伊瀍使國中緝寧則向化之徒自然樂附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之

地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為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本州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思法並舉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

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閻
累表遜位優詔
册府元龜載詔曰閻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
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
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
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
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
求歸帝為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

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漢羣公祖二疏也閻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卒於家謚文貞閻好為文章集四十卷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處朝廷廣衆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罵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譽弟悦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父昌後趙石勒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後秦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夏赫連勃勃所鹵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作者誰速推之司徒崔浩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耳固宜容之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逸兄温博學有高名為氐王楊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第三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

瑛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其婢簡粟糶之瑛遇見切責婢令留輕粃𦘕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瑛知之令送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瑛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瑛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瑛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

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逢良辰不受子孫慶賀
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
粟斷諸鮪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孝文遷都洛陽子應
等乃還鄉葬焉
魏書曰逸族人超宗與弟令勝俱身長八尺有將略
為河南太守多所受納賂北海王詳言之世宗拔河
東太守更自修厲清静愛民卒於官百姓追思之贈
華州刺史謚曰成令勝亦累官弘農太守令勝弟遐

以功歷官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將姜修率衆二萬屯羊口姜白龍據南城譚思文據夾口司州刺史王僧炳又頻南安並扇動㑊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出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屬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

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
獨破仙珵斬其將李魯生葛景羽等仙珵先分軍於
朐城之西阻水列柵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
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圍進救朐
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文驤力竭以城降賊
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
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郯城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假節為軍威遐坐失利

免官延昌中起為副將防捍西荆歷官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襄遐弟叔隆官於秦州秦州殷富去京懸遠與赦使元修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賂司空劉騰由大中大夫出為中山内史在郡專以貨賄為事懸瓠之役賴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力以免後更與文相絶文相長者不以為恨及為汝南内史猶經紀叔隆家後文相卒視其子弟漠如也時論賤薄之

伽藍記又有趙逸非此趙逸也以名氏同故討按逸
自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孝明正光初
至京師見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歎息曰此宅
中朝時太康寺時人未信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
軍王濬平吳始立此寺令有三層浮圖用塼為之指
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驗之果得甎數十萬
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襄陽侯王濬造
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

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王侯第與今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後觀其史皆非實録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又曰當今之人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人爾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大德盡生民能事為君共堯舜連

衡為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
之吏埋輪謝其梗直皆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
文之士慚逸此言逸指城中暉文里云是晉馬道里
里中數宅皆豐堂崛起高門洞開逸又指太傅李延
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主孫
皓宅冀州刺史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時內有緑
珠樓於是經過者咸想見緑珠容操也寶光寺有三
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逸見而嘆曰此晉

石塔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三十二寺皆湮滅此寺獨存指園中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井衆僧掘之果然井雖填塞磚口如甃浴室下猶有石數十枚逸嘗云吾不解養生自然常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踰半耳孝明帝聞之命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處多記舊跡三年後遁去莫知所在

愚按逸論史一段可謂切中史筆膏肓但云苻生仁而不殺則當時殺魚遵梁安及其子孫者誰恐

非寔錄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與成人交論鮮有屈焉學不師受

魏書曰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其惟易乎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

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能誦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部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

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還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值千餘疋叟一無所受後入北凉沮渠牧犍遇之不重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尊夫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凉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弗淳慕仁義未允吾之擇木

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濶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及柔然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

遺以財皆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吴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子以弦韋為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寗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鄴外空静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熾煌汜潛家

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奬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辨然案其館守畢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

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隨分散之家無
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喪事胡始昌迎殯於家葬於
墓次即令弟繼之襲其爵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
不相附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
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後秦姚泓黃門侍郎方回
仕夏赫連勃勃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勃
勃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

回入魏未為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為河西著姓父顯有遠量西涼李暠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北涼沮渠蒙

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言多箴規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火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

懷義閒粹有才幹亦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孫通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鳳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夲教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自知必貴仕西秦乞伏熾盤為御史大夫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璝慕璝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

置金馬驢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愚按承根此時何在父尸不收乃委之他人與女即此為薄行第一事且父戮子仕獨不聞王褒終身不向朝廷坐乎而況仕也其及禍宜哉

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注

述言之太武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李寶所敬待

魏書載承根與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衡文問鼎路盈訪壐絢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 其一 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蜯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 其二 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袄氛未廓風戢峴丘龍潛玄漠 其三 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

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鐵弼我王度庶績緝熙

其四　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

淹離變已際顛難分歧載張載繼　其五　闡諸文舊累聖

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

繁音和此清調　其六　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治政

以寛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　其七

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北凉沮渠蒙

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

吐瓊書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

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

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竣其六南薰邈

矣史功不申固傾佞實雄織美新

愚按雄織美新一語欽已先朱熹言之矣人無知

者

還以陵腐邑由卓茯時無逸勒路盈推輪其七尹佚謨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
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
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
一言其九諮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
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探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
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
素髮掩玄枯顔落精其十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
明言言以通理盻坎迷流覿艮闇止伊爾虬光四鱗

曲水 其二十 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以風味惠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酧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譪譪南

都載稱多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群儁響駭華戎其二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爾志勤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樸散才逕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五明升

非謫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閔亦愧閭閻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投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內尋諸己抑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洒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賓今也克涼吾生獨猗遂映儒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

紵縞其十

仁之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邈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十一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斂兩間可寄安有回賜其十二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可稱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父玖有名西土位會稽令駰博通

經經傳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謂之宿讀注王
朗易傳撰十三州志北凉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
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
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
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凉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
還京師家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
無後

劉昞字延明

北史以避唐世祖丙廟號故隱其名余依魏書改之

燉煌人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覔一快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西凉李暠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

請代其事屬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嘗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何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畧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

數百月致羊酒牧𢀖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丕從事中郎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泥出未有禄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遂除其一子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

中郎燉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

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皁隷不獲

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

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

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北涼沮

渠牧犍時為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内從京師歷著作郎

河内守甚著仁恵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

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注解之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傳昞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

惲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璥璥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贈凉州刺史謚曰獻初璥在凉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爲奴璥行至上谷遇世隆對泣而别璥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賁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世仕張氏父僚前涼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延師就學閉戶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後涼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奔西涼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在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決

斷時事亦無滯也北凉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縣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凉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公曾孫稚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殺之魏廣陽王深

北伐請為鎧曹及刺史定州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城陽王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節氣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贖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三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

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
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兄子
遣省事謝遠三日八度逼迫臣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
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使
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
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
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爾朱世隆吏部郎中臣薛
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忠臣奉國事在

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
清宫以迎𡨥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
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
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
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
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
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而作此聲因大癡遊道應

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相似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人人處

北省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

於是反誣遵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
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
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按尚書左丞宋遊
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
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
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
曾無忌諱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
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

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
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
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
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禮大不敬者
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
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産隨官厚
財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
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時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

謂楊愔曰此真鯁直大剛惡人愔曰譬之畜犬本取其
吠令以數吠殺之將將來無復吠犬詔付廷尉遊道坐
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不忍
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
公洋開府諮議參軍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諮議領
治書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黃門郎温
子昇知元瑾謀繫諸獄餓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葬之文
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

將為一病令卿真是重舊節義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
葬之何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
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
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判之曰遊道稟性遒悍
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
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
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
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

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
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
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
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
謚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
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
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
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

游恐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

又兗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劾

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

然諾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艱匱者其男女

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牧

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甍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

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

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為河南尹辟游

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北海王顥入洛奬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共殺之游道為奬訟冤得雪又表為請贈迴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廞

北齊書作尉廞

結交後廞坐事伏法洛陽其弟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疋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

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
付騰闕大怒游道立理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遺李奬
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
得錢百五十萬盡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
游道獮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
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
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而衣
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

刺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
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
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
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卒游道每戒其子士
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
孫不足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沈密少言有
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
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

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愼温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
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
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
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
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
土世傳家業祖强字文威涼州平内從代京上書三十
餘條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拜中書博士

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靈龜彰其彩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别剏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

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册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蓋是史頡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篆也於時秦焚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隸書故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符書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一時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

讀者獨張敞從受之凉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以禮為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篆書云小篆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

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類即前代古文矣後漢
郎中扶風曹喜號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
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
端苟有可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
師也後慎嗟時人好奇歎俗儒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世間人事莫不備載可謂類
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
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

碑刋載五經題書楷法多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
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篆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
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
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
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
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
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
篆隷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

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悦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

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觳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
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凡所闕
古莫不惆悵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
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
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臣祖遇洛陽亂避地河西數世
傳習斯業所以不墜太武皇帝太延中牧犍内附臣亡
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

時蒙褒録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識學庸
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以敢籍六世之資遵祖考之
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
許慎説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
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隷諸體咸使班於篆
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
聲並逐字而注所不知闕如也脱蒙遂許冀省百氏之

觀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

武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閭里者甚衆然
未有如崔浩之妙也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
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始聿修克隆堂構正清
梗概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
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

雅自業玦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游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一